

中 华 文 史 新 刊

古代小说文献丛考

袁行霈署



潘建国
著

全书包括三部分内容：其一是首次披露了明代中篇传奇《巫山奇遇》、清代小说《说夏中兴传》、《冷痴符》等稀见作品及郑丽生清稿本《〈小说旧闻钞〉补》、孙楷第《中国小说史》等珍贵史料；其二是利用新发现的文献资料，对凌濛初、杜纲、魏秀仁等小说家的生平交游、著述本事及马廉、周越然等人小说藏书的聚佚情形，进行了深入的考察；其三是搜集第一手的报刊资料，详细论述了晚清时期的小说征文及小说版权保护等活动。全书史料丰富，论题新颖，考述精详，乃作者十年致力于古代小说文献研究的成果结晶。

中华书局

中 华 文 史 新 刊

古代小说文献丛考

潘建国 著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代小说文献丛考/潘建国著-北京:中华书局,2006
(中华文史新刊)

ISBN 7-101-05129-4

I.古… II.潘… III.古典小说-文学研究-文献-
中国 IV.I207.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41711 号

-
- | | |
|--------------|---|
| 书 名 | 古代小说文献丛考 |
| 著 者 | 潘建国 |
| 丛 书 名 | 中华文史新刊 |
| 责任编辑 | 罗华彤 |
| 出版发行 |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 //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
| 印 刷 | 北京未来科学技术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印刷厂 |
| 版 次 | 2006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2006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
| 规 格 | 开本/639×960 毫米 1/16
印张 23 $\frac{3}{4}$ 插页 5 字数 270 千字 |
| 国际书号 | ISBN 7-101-05129-4/I·705 |
| 定 价 | 46.00 元 |
-

序 言

建国的《古代小说文献丛考》行将出版,约我写一篇序言。因为曾忝列他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的委员,建国拘礼,向以老师相称。“老师”之称虽不敢妄僭,有了这样一层关系,作序之事自不容托故推辞。

一

翻开这部《古代小说文献丛考》,目录中《〈欢喜冤家〉小说素材来源考》赫然显现于眼前,这不禁开启了我一扇早经尘封的记忆之门。

九十年代的某一天,我接到了一篇与拙作《〈欢喜冤家〉考论》进行商榷、补正的文章,标题是《〈欢喜冤家〉与〈杜骗新书〉》,作者署名潘建国。读完全文,我虽对其中的某些细节尚有保留意见,但文中对拙作的大部分“补”和“正”,却是做得很不错,我心服、口服。于是,我亲自担任责任编辑,将这篇文章刊发在《明清小说研究》上。作者所署工作单位是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从这篇文章,看得出作者读过不少公案一类的小说;再从其行文风格及其对文献的掌控情况分析,我估计他是位年岁不小的老师,至少也是个早已出道的学人。直到后来,我方知他是好友孙逊先生的高足。又后来参加他的博士论文答辩,见到他本人,方知对他年岁的推测是大错而特错!其时他的实际年龄是二十七岁,而从外表看,他的年龄似应比这实际年龄还要小不少。

《古代小说文献丛考》中《〈欢喜冤家〉小说素材来源考》里的不少内容就包含在《明清小说研究》上发表的那篇文章中。

因为主持编纂《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工作的需要,我曾在全国各大图书馆访书,读过不少的通俗小说;应该说,对“通俗小说书目”也下过一番工夫,甚至可以不自惭地说,对于通俗小说书目的状况,比起其时的大多数学者来,我有更多的了解。因为曾有过这一番工作经历,对于“通俗小说书目”本身,我也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和特别的兴趣。

而建国博士论文题目恰好是《古代通俗小说书目研究》，我也有幸作为其论文的评审专家。

说实话，接到这篇博士论文时，我曾先是一愣：这不是一个好做的题目，竟有人拿来做博士论文！接着就设想，假如自己来做这样一个题目，我将怎么做？考虑了好些时间，觉得茫然，觉得无从下手。正是在这样一种心情中，我开始审阅这篇论文。但拜读过全文以后，我却不禁为之叫好，而佩服之情也不禁油然而生：不仅文中使用的许许多多通俗小说书目资料，使我这个自诩在这方面“下过一番工夫”的人感到自惭，觉得不及甚远；而且论文的体制建构得体，评论也多准确中肯，其水平决不是一般的博士生所都能达到的。当时，我就给予这篇论文以相当高的评价。在后来的答辩会上，章培恒、郭豫适、齐森华等先生也都不约而同地给予该论文以很高的评价，认为这是一篇优秀的博士论文。可见并非我个人的偏好，更非我判断的错误。

由以上所述可以看出，从学生时代开始，建国做学问就是从文献做起，而且是从最基本的书目文献做起的。不必细读这部《古代小说文献丛考》的具体内容，只要先看看题目，就会清楚，它正是一部沉淀着文献精华的著作，反映出建国多年来在文献方面所下的苦功。

二

我总是这样认为，一个学者，要想做成一点学问，有两个必备的条件：一个是要有文献功底，一个是本人要有悟性。悟性主要是先天生成的，文献功底则靠后天的累积。但文献的发现、积累也得靠悟性。我在给台湾王琼玲先生的大著《夏敬渠与〈野叟曝言〉考论》所作的序里曾说：“资料是死的，它本来就躺在图书馆中，获取资料对许多研究者来说，机会是平等的。但有人能够发现，有人却会视而不见，这就决定于研究者本身的悟性如何和是否细心了。”今日，我仍然觉得，这种认识没错。建国的这部大著中有一篇《〈野叟曝言〉同治抄本考述》，篇中所考《野叟曝言》同治抄本，建国当然见过，琼玲也见过，我也见过，甚至是先于他们两人在北大图书馆见过，但琼玲和建国各据其所见，做出了成果，尽管他们的见解有所不同；而我却未能加以利用。这是不是有个悟性或对文献的认识不够敏感的问题？自然，这中间还有个条件问题、是否有紧迫感的问题，却也不能不承认我自己对文献的敏感度还不够。而厚实的文献功底，也会提升一个人的悟性。脑子里

的文献资料累积多了,发现问题的几率自然也就高了,我自己就有这样的深切体会。而且,我还认为,也在多个场合讲过,任何人文学科的研究,尤其是古代文学、史学的研究,都要以文献为基础。因为,对研究历史的了解是否充分,有时会决定一篇论文的价值甚至成败;而那种缺乏文献基础的宏论,则往往很难使人信服。读某些论文,时有似曾相识的感觉,固然有些是因为作者抄袭、剽窃所致,但大多则明显是对研究历史了解不透,因之撞车的缘故。读某些宏观研究论文,时有恍如空中楼阁或者似是而非的感觉,则大多是论者文献掌控不足造成的。所以,一代宗师的研究方法,莫不从文献的搜罗、整理、研究开始,王国维、鲁迅、胡适、余嘉锡、陈寅恪都是如此。

鲁迅作《中国小说史略》就是先从作小说书目,搞古代小说钩沉做起的。尽管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比如说,关于《水浒传》的版本问题、小说分类的标准不统一问题等等,甚至也存在局部问题上的错误,但从这部书诞生到现在,后来的学者又做了若干部《中国小说史》,却没有一部真正从整体上超越《中国小说史略》。其原因当然有鲁迅的不可企及的悟性,比如鲁迅往往三言两语就能透彻深邃地阐释一部书的精髓、它的价值、它在小说史中的地位等等;而后世做小说史的人缺乏深厚的文献功底,也是个极其重要的原因。我甚至认为,鲁迅悟性的超人与其文献功底的厚实,存在着密切的关系,正是厚积,他方能于不经意之中点透一些一般人难于说清的问题。而我们现在的许多小说史著作,靠的多是集体的力量,靠的多是第二手资料。我们没有人像鲁迅那样对整个中国小说及其相关文献,下过如此大的工夫,我们往往太专了。现在,不少学者在反思当代中国之所以没能出现一部超越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中国小说史时,往往着眼在小说理论没能超越、小说史的构架没能突破等方面,其实小说史家个人文献功底没能超越鲁迅,也是重要的、甚至是更重要的原因。

难于理解的是,当今的学术界,却存在着一种瞧不起文献工作,瞧不起做文献工作学者的倾向。比如说,长期以来,文献的综合整理,如《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之类的课题,在社科基金的资助中是不能立项的,也是不能参加哲学社会科学评奖的。又如,书目、文献索引、史料书等等,长期以来不能算有分量的“学术成果”,据说一位编纂过一本又一本小说史料著作、曾惠及当代小说研究的几乎所有学者,也“造就”了一个又一个学者、教授的学者本身,在评职称时却受到某些评委的质疑,责以没有多少论文、论著!一些文献考据方面的文章、古籍笺

校方面的著述以及年谱之类,也常受到一些人的轻视!这是一种很不公平的学术环境。而中国古代的文献资料浩如烟海,搞文献的人,为了查核一些资料,常常需要一天两天,一个星期两个星期,甚至一个月两个月地泡图书馆;如今的考核制度又强调每人每年要在某种学术期刊上发表多少论文,否则,考核不合格,津贴要扣发,甚或面临失业的威胁。身负这种重压,不要说年轻学人,即便是尚未退休的中老年学者,谁还能、还愿去做那往往要花更大力气、付更多劳动的文献研究,而不去搞那些短频快的东西?文献研究的小环境还在进一步恶化!我很担心,长此以往,会贻害一代学人、一代学术。所幸的是,还有像建国那样的年轻学人,顶着重压,不惜押上自己的票子、房子,甚至自己的“学术前途”,默默地致力于文献的搜罗整理和研究工作。不说别的,单这份精神就令人钦敬。更何况,建国还不断地有文献研究的结果发表,又有这样一部掷地有声的大著摆在读者的面前。

三

说建国这部《古代小说文献丛考》是一部掷地有声的著作,不只是因为它洋洋洒洒数十万言,更因为它质地厚实。读过这部大著,我觉得它有如下几个显著特点:

一是,所涉多为第一手的新材料。书中论及的明代中篇传奇小说《巫山奇遇》、清代禁毁小说《铃痴符》、清代章回小说《说夏中兴传》抄本等,便都是由建国第一次发现并公之于世的;《清代小说家杜纲新考》、《晚清金陵画家王冶梅与〈今古奇闻〉小说》、《清代小说家魏秀仁著述新考》、《〈花月痕〉小说引诗及本事新考》中有关杜纲、王冶梅生平思想及晚清小说家魏秀仁的著述和他的小说《花月痕》的引诗及本事的资料,也多是由建国发现并利用来进行研究的。集中《稀见小说研究史料四种》介绍的徐兆玮的《黄车掌录》稿本、郑丽生的清稿本《〈小说旧闻钞〉补》、马廉在北平师范大学讲授小说史的讲义《短篇小说》以及孙楷第的《中国小说史》讲义等等,也多是建国新发现的珍稀小说研究史料。我们常用“台上几分钟,台下十年功”来形容艺术家的辛勤劳动,将这句话移用来形容建国搜罗文献所费的时日和所下的苦功,当无任何不妥。

二是,许多论题,都是第一次进入研究视野,或第一次由作者进行较深入研究。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马廉不登大雅堂藏书及其小说

研究》、《周越然言言斋所藏通俗小说辑考》两篇。马廉和周越然二位,既是著名的中国古代小说研究大家,又是著名的小说收藏家,对中国古代小说资料的保存和研究,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举凡研究中国古代小说的学者大约没有不知道这两人的,许多研究者深受其惠,我自己就是拜受其惠甚多的人。想起和欧阳健一起编《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访书北京大学图书馆,得见马氏所藏小说,其时的那种兴奋,真正是难于言表;即今日提起,心情也是颇难平静。又记得上世纪九十年代,台湾的陈益源兄就曾经写信向我问过周氏一些藏书的下落,可惜我并不清楚,未能作答;近年,苗怀明兄也曾多次讲过,要对马廉、周越然、孙楷第等作专门的研究,我十分支持,这是小说学术史上的大事。说实话,我自己也多次动过研究这两位学界前辈的念头,可惜掌握的资料有限,迟至今日,未能动手。如今建国兄的研究成果出来了。读着这部集子中的上述两篇文章,我内心的兴奋,可以说是不亚于当年在北大图书馆见到马廉所藏小说。因为读了这两篇文章,“马廉藏书聚散”的情况;“马廉之小说研究”,尤其是他对“小说文献的搜集与整理”;“马廉与二十世纪小说研究史”的关系,包括他的藏书、他的研究与《孙目》的关系,他与国内其他学者如鲁迅、胡适、周作人、郑振铎、赵万里、傅惜华、刘半农、钱玄同、周越然以及与日本学者长泽规矩也、辛岛骁、仓石武四郎、田中庆太郎等人之间,在小说文献史料的交换、小说研究的探讨等等方面的一些情况;周越然氏的生平著述、他的藏书聚散情况;马周二氏所藏小说戏剧书的情况等等,都一一呈现在我们眼前。虽然这还只是大概的、初步的,系统深入地对他们二人进行研究还有待时日,但建国开了个好头,万事开头难啊!

三是,这部《古代小说文献丛考》不仅材料新,论题新,研究者的视角也很新。《晚清〈字林沪报〉连载本〈野叟曝言〉考》、《晚清汪康年出版〈巴黎茶花女遗事〉始末考》、《晚清时期小说征文活动考论》三篇,分别从“小说连载”、“小说征文”和“小说版权的保护与交易”来研究晚清的小说出版和小说翻译、创作就是例证。“连载”、“小说版权的保护与交易”是晚清时期才出现的新事物(不排除一些特殊的例子,如《镜花缘》的版权之争等),“小说征文”虽早就出现过,比如明代的小小说家兼出版家陆云龙就曾于其《皇明十六家小品》中附有“征文启事”:“刊《型世言》二集。”但这样的征文广告,也是到晚清方才大量出现。此前我们的研究者是很少从这些方面去进行研究的。而有了建国这样的研究,清末小说的繁荣情况和它的不同于前此小说的特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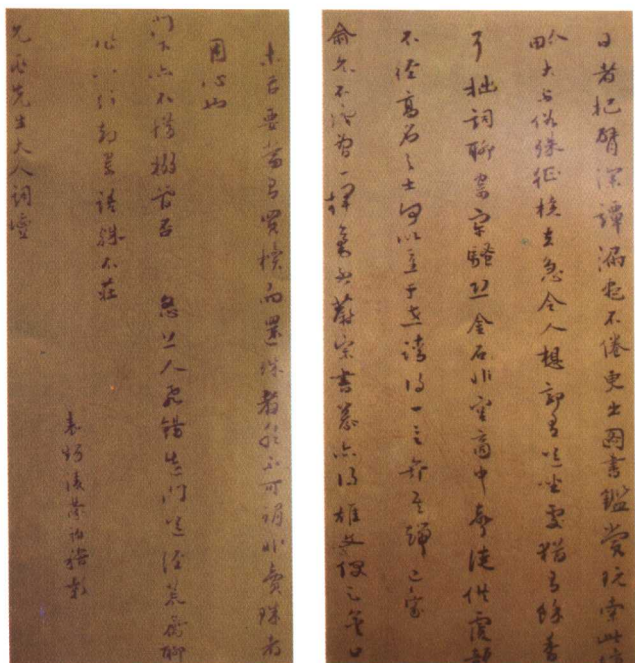
以及形成这繁荣和特点的原因,作者不作多少说明、分析,读者也能从中窥见端倪,更不必说这些论文本身所阐释的那些问题的解决了。

四是,建国所作都是实证性研究,是为实际问题而发的,也确实确实解决了许多问题。比如说,我在拙作《珍本禁毁小说大观——稗海访书录》的“光绪辛巳和壬午刊《野叟曝言》”条中,曾判断,壬午本《野叟曝言》的刊印者确曾获得过另外一个《野叟曝言》的本子,并非增补辛巳本中的缺佚然后另行刊印的。和我持相同观点的学者还不少。但建国的《〈野叟曝言〉光绪壬午本为增补本考辨》一文,却提出了和我完全不同的看法,而且很有说服力。别人是否会认同此文观点,我不敢肯定,但我自己是认同的,应该修正我自己的观点了。书中另外一些文章的结论,虽不一定就能“盖棺定论”,但由于其阐释和论点都是建立在丰富的文献基础之上,故也都很有说服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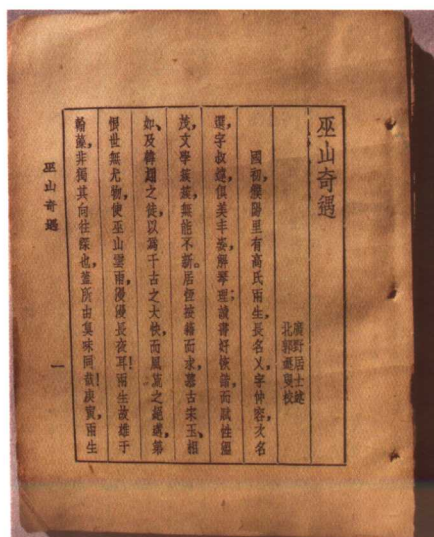
我对于建国这部大著的评价是否正确,自然要经过读者诸君的检验。好在书已经摆在了大家的面前。

萧相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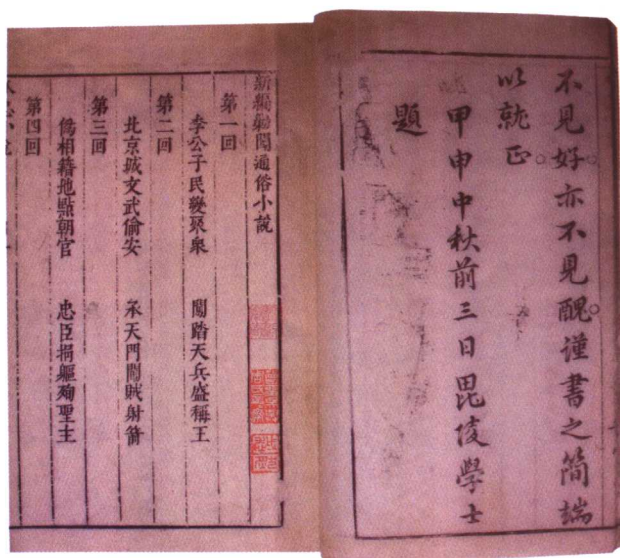
2006年5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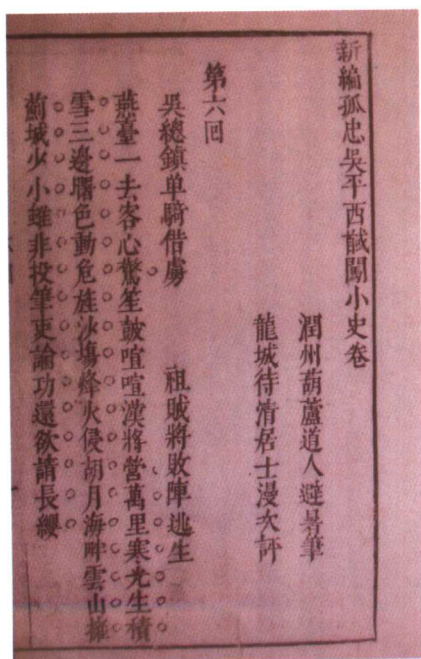
图一、明凌濛初尺牘真迹，今藏上海图书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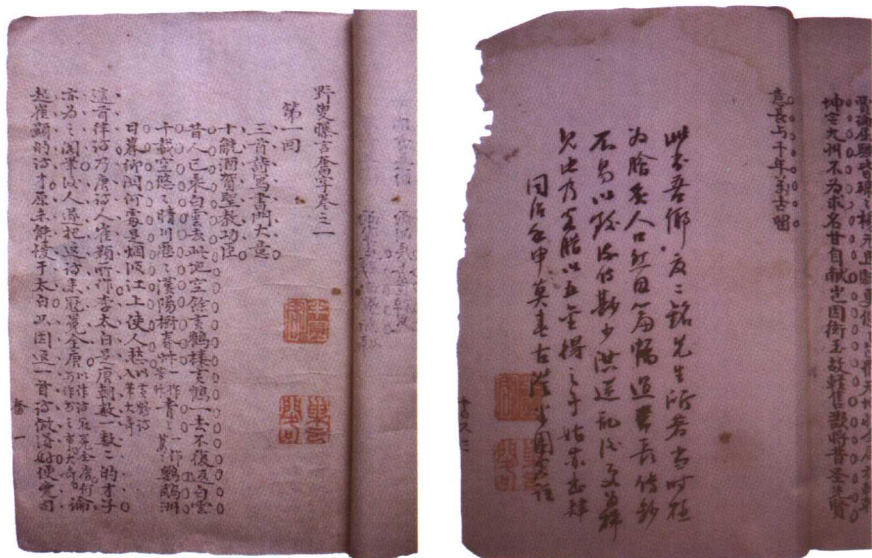
图二、明中篇文言传奇小说《巫山奇遇》，1935年中央书店铅排本，今藏虞虞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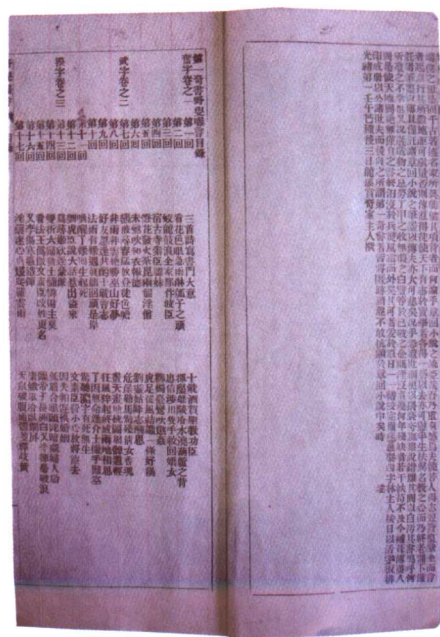
图三、南明刻本《新编剿闯通俗小说》序言及目录页，周越然旧藏，今藏国家图书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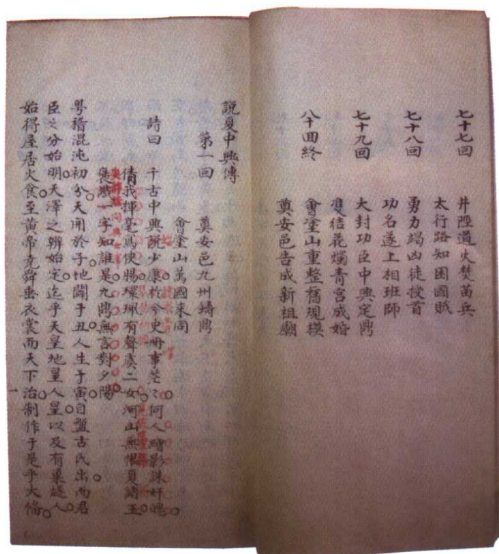
图四、南明刻本《新编剿闯通俗小说》第六回题署，周越然旧藏，今藏国家图书馆



图五、清同治抄本《野叟曝言》首回首页及“半园客”跋语，今藏北京大学图书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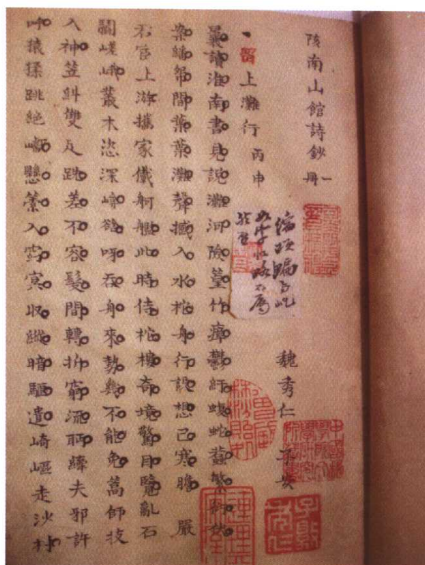
图六、清光绪八年至十年（1882—1884）《字林沪报》连载合订本《野叟曝言》目录页，今藏上海图书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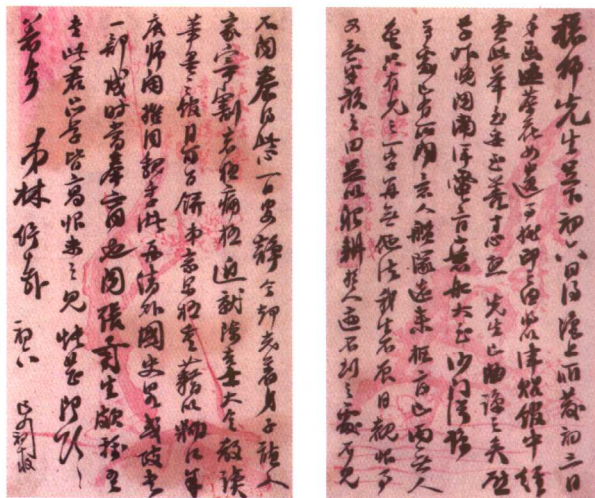
图七、清抄本《说夏中兴传》
小说首回首页，今藏上海图书馆



图八、清嘉庆刻本《冷痴符》内封及序言，今藏北京大学图书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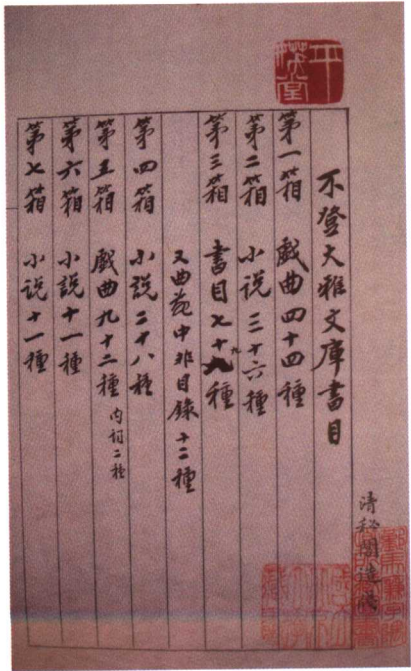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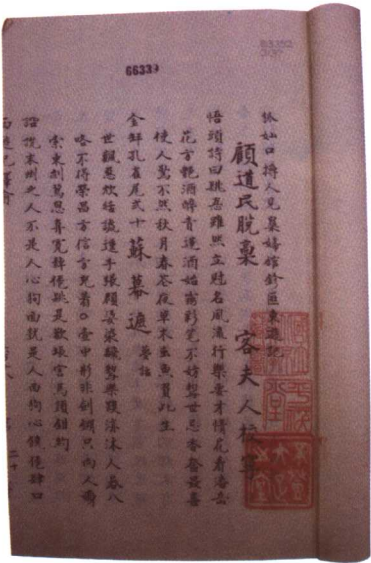


图九、清魏秀仁稿本《陔南山馆诗钞》首卷首页，今藏中国社科院图书馆



图十、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林纾致汪康年信札，今藏上海图书馆

图十一、旧抄本《狐仙口授人见乐妓馆珍藏东游记》首页，马廉旧藏，今藏北京大学图书馆



图十二、马廉稿本《不登大雅文库书目》目录页，今藏北京大学图书馆

目 录

序 言	(萧相恺) 1
明凌濛初刊刻、评点《世说新语》考述	1
明凌濛初尺牍真迹考释	17
新发现明代中篇传奇小说《巫山奇遇》考略	24
《欢喜冤家》小说素材来源考	38
南明《剿闯小说》版本辑考	59
清代小说家杜纲新考	70
《野叟曝言》同治抄本考述	79
《野叟曝言》光绪壬午本为增补本考辨	91
晚清《字林沪报》连载本《野叟曝言》考	115
新发现清代章回小说《说夏中兴传》考述	134
稀见清代禁毁小说《冷痴符》考略	164
清代小说家魏秀仁著述新考	170
《花月痕》小说引诗及本事新考	187
晚清汪康年出版《巴黎茶花女遗事》始末考	203
晚清时期小说征文活动考论	219
《松荫庵漫录》与《申报》所载晚清笔记小说	236
晚清金陵画家王冶梅与《今古奇闻》小说	246
古代通俗小说目录学论略	257
晚清扬州吴引孙测海楼及其所藏通俗小说	276
马廉不登大雅堂藏书及其小说研究	289
周越然言言斋所藏通俗小说辑考	323
稀见小说研究史料四种	354
后 记	370

明凌濛初刊刻、评点《世说新语》考述

较早提及凌濛初刊刻《世说新语》(下文简称“凌刻本”)者,乃《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其“子部·小说家存目一”著录《世说新语补》云:

旧本题明何良俊撰补,王世贞删定。良俊有《四友斋丛说》,世贞有《弇山堂别集》,皆已著录。前有康熙丙辰富阳章绶序称:“云间何元朗仿《世说新语》为《语林》,甚为当时所称,但其词错出,王弇州、麟州又取而删定之,改名《世说新语补》,几百年来,梨枣不啻数十易,惟吴兴凌初成原刻,悉遵原本,分为六卷,附以王世贞所订,名曰《鼓吹》”云云。良俊《语林》三十卷,于汉晋之事,全采《世说新语》,而摭他书以附益之,本非补《世说新语》,亦无《世说补》之名。凌濛初刊刘义庆书,始取《语林》所载,削去与义庆书重见者,别立此名,托之世贞,盖明世作伪之习。绶信而从之,殊为不考。然绶序字句鄙倍,词意不相贯属,疑亦出书贾依托。观其所刊目录,列补编于前,列原书于后,而三十六门之名,一页中重见叠出,不差一字,岂识黑白者所为哉。

限于所见版本的缺漏,四库馆臣的论述存在很大的错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王重民先生编撰《中国善本书提要》,“子部·小说家”著录美国国会图书馆所藏《世说新语补》二十卷,题宋刘义庆撰,梁刘孝标注,宋刘辰翁批,明何良俊增,王世贞删定,王世懋批释,张文柱校注。王先生据此版本对《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提出了质疑:“余未见凌本,而馆臣则未见此本。张文柱校刻是书,远在凌氏前,余疑